



特別  
^21  
2759  
9





鐵花仙史

第十五回

蘇錢塘納贅女乘龍

詩曰

相逢豈是畫眉人。甥館居然入幕賓。

花燭已諧期白首。洞房驚笑盡紅裙。

話說此時因點選宮女。婚娶如麻之際。故雖

布政娶媳。解元畢姻也。只草草。這正叫做荒

昭和十年  
一月二十二日  
購求



親况秋遴又裝了病所以件件盡從簡徑等  
得花轎到門秋遴權拜了花燭便迎入洞房  
秋遴假裝欲嘔之狀伴娘笑道大相公想是  
辛苦了今已夜深二位請安置罷待老身來  
鋪床疊被秋遴見說忙將伴娘推出房門道  
不勞老媽費心我已着侍女們鋪疊好了的  
我心中不耐煩老媽請自便說畢閉上房門  
伴娘笑道我做了一生一世的伴娘從不曾

見這位新相公如此性急想是打熬得苦了  
的一頭說一頭笑着下了樓去不提秋遴見  
伴娘去遠隨亦出房下樓且說嬌綃在洞房  
花燭之下偷眼看秋遴果然一表非俗私心  
喜悅又見他恭恭敬敬至至誠誠的頭也不  
抬後見將伴娘打發出房少頃連秋遴也拽  
上房門而去還認做有甚事情去去就來不  
期候至半夜竟不見進房心下狐疑不定正



金瓶梅詞話卷之五十四  
二  
欲起身先睡。忽聞床內呻吟道：好醉也。嬌綃嚇得心頭亂跳，大叫有賊。奈洞房與內屋相隔一園，連叫數聲，並無人應。時儒珍醉卧初醒，聞叫有賊，忙跳起身來，擰開睡眼看時，滿房燈燭輝煌，又見碧窗綺戶，錦帳金鈎，比日間酒樓大不相同。認做還是夢中，把眼睛擦了兩擦，再定睛一看，只見叫有賊的，却是位鳳冠霞帔，好像西施歌舞般佳人，在房亂叫。

亂走。儒珍見這光景，心下亦自着急，因也叫道：我乃王儒珍，日間與友人飲酒至醉，不知怎的睡在這裡，並不是賊娘子何人。乞指引學生出路。嬌綃聞王儒珍三字，吃了一驚，再立定仔細一看，認得是舊年花園內所見之人。心下十分駭異，便道：你既是王儒珍相公，却爲何在這里？可認得我麼？儒珍見說，將嬌綃仔細認了一認，道：你可是蔡小姐身畔的。



嬌綽姐麼。這里是甚地方。你却這般打扮在  
此。嬌綽道。這是陳秋遊的卧房。王相公焉得  
到此。實爲奇事。難道是夢裏麼。儒珍見說。陳  
秋遊卧房。不覺忿恚。道。原來是這獸心的佳  
室。想你因從嫁而來。可與我致意。小姐說我  
王某雖暫落薄。未必終窮。却忍心如如此。甘作  
不情人。文官聞之言。安在耶。嬌綽見說。心下  
想道。他不想量自責反罪。小姐不情。如今先

哄他一哄。看他怎麼。因說道。小姐爲你。已盡  
節於錢塘江水。老爺無奈。遣嬌綽代嫁來此。  
所以這樣打扮。你倒還說他不情。寧不使貞  
魂負屈於九泉之下乎。儒珍道。這倒是我害  
了他了。但何不預爲之計。直待臨期就死。你  
道話莫要不真。嬌綽道。怎麼不真。老爺因怪  
你科場失意。遂另許婚陳宅小姐。初聞此事。  
便欲盡節。是嬌綽等再三勸慰。所以少緩須



史欲視王相公之行止何如耳不謂竟靡然  
不振使小姐追恨深閨又值黜選之事陳宅  
催妝甚急可憐小姐無計可施遂於昨夜三  
更逃出投江而死儒珍見說悲忿交集因頓  
足道小姐若死我豈獨生但此禍皆起於秋  
濂恨不手刃此賊以報小姐貞魂而洩我憤  
嬌綃見儒珍被哄得涕淚交流義氣激發心  
中也十分感動本欲說明小姐不死逃出在

舅氏家中又恐儒珍不謹倘於人前泄漏豈  
不禍起蕭牆前功盡廢因而欲言又止只問  
道王相公既切齒秋濂却怎麼倒醉卧於此  
殊令人不解儒珍定神想了想道我記得日  
間同一好友向酒家豪飲醉卧酒樓不知怎  
麼却到這里但既係秋濂洞房爲何秋濂不  
見莫非是甚毒計麼我此刻中心如焚亦何  
暇側度他惟願上天憐憫倘小姐不死或尙



金瓶梅詞話 第三十一回  
鮑攔何方。我今當及早追尋。希圖遇着也當  
下便開門欲走。不料却是反鎖着的。儒珍益  
發疑懼。即便推開樓牕。也不管高低。從空跳  
下。却是園中周圍一望。俱係土牆。等着園門  
又是關鎖的。無路可出。只得從太湖石上爬  
至牆頭。扳着外面一枝垂柳。輕輕的掛下。只  
見殘月曉星照地。路上却還好走。因有嬌綃  
之言。一逕來錢塘江口尋覓。却那里見些踪

影。時已天明。眼見得是無處跟尋。只得對江  
大慟一場。淒然而返。家中自設位供奉。正是

已逐浮萍歸大海。肯留踪跡在人間。

却說嬌綃見儒珍忿然跳牕而去。心中好不  
疑疑惑惑。坐到天明。聽得侍女們在外叫門。  
嬌綃在內應道。房門是反鎖的。那侍女們方  
纔曉得心下也不知何故。只得復身轉去。與  
老爺夫人說知。坤化見報。便同夫人來到花



園樓上果見房門鎖着，忙喚秋蓬在內。麼不期連叫數聲，不見答應。正在狐疑，只見秋蓬從樓下走上來，笑嘻嘻的，雙膝跪下道：「孩兒不孝，因欲周全好友之夙好，致使大人費心，望恕孩兒之罪。」坤化道：「周全那箇好友，什麼夙好，却要我爲父的費心？」汝且起來，慢慢與我明言。秋蓬方站起來，將上項事情心迹備細訴說了一遍。坤化道：「原來如此，亦是汝之

少年義俠，但也該先與我說明才是。怎麼連我爲父的都瞞着？」秋蓬道：「若先稟明，恐防大人不許，是以隱忍。此事惟蘇紫宸一人知之。」陳夫人道：「吾兒爲朋友作事，似這般周密，眞乃書上也載得去的義氣了。」坤化道：「但旣儒珍在內，怎的不聞聲息？」秋蓬便開進房門去。時，却只見有嬌綃一人，因忙問儒兄何在。嬌綃在房內聽了秋蓬這一席話，心下憬然明。



白十分感激。今見問起儒珍，便離坐而言道：「蒙大相公一片熱腸，奈事不湊巧，竟有負雲天高誼。」秋蓮道：「正嫂為何這等稱呼？莫非你不是蔡小姐麼？」嬌綃道：「賤妾實非小姐，乃小姐之侍女嬌綃也。我小姐義不另嫁，於前夜瞞過家老爺，逃匿舅氏處。妾昨宵亦曾告知王相公，故即跳牆追訪去矣。秋蓮見說不勝羨異，坤化却發怒道：「事雖如此，但蔡老太覺小覷了，我怎便把箇侍女嫁作我家媳婦？」秋蓮道：「夫人且請息怒，此乃小姐守節而逃，我家催粧又急，蔡翁一時計窮勢迫，無可奈何，故將侍女代嫁前來。須不是他本心。陳夫人笑道：「蔡翁雖是唐塞，我們我却想那小姐倒還未必似這位侍女的美貌哩。」秋蓮道：「爲今之計，嬌綃姐你可歸去，告你老爺知道，說我原只爲王相公要成全他姻事之意。今可速



接小如回家。仍與王相公成婚。倘再嫌鄙。他  
寒素多方推託時。我就把那圖賴婚姻。用賤  
充良的情節。鳴諸當道。那時悔之晚矣。况王  
相公目下雖然貧困。安見便無發達之時。却  
作此不義之事。爲名教中罪人。是何算計。嬌  
綃唯唯受命。秋遴便分付叫乘小轎。抬他回  
家去了。不提。且說秋遴遂打發嬌綃出門。只  
見紫宸自外而入。開口便問昨宵之事如何。  
秋遴道。不要說起。小弟之計。雖成儒兄的事  
竟仍然未能停妥。不知吾兄因何事故。却直  
至此刻纔來。紫宸道。弟因舍妹畢姻。是以稽  
遲爽約。但兄計旣成。儒兄之事。怎未停妥起  
來。秋遴卽將前事。并嬌綃之言。備細說了一  
遍。紫宸道。原來有此一段奇情。但蔡小姐旣  
在舅家。仍可與儒兄作合。有甚難調處。况老  
蔡把婢女充嫁官門。已犯法律。怕他不言聽。



計從於我秋遴道弟亦是此意適纔打發嬌  
綃去時已令寄語蔡老矣但儒兄終未明小  
弟之心必得吾兄向彼道達一番爲幸紫宸  
道這箇自然弟因家叔奉命欽取入京卽日  
相隨離任所以忙促之甚今爲朋友之事只  
得暫緩留此秋遴道恭喜令叔得蒙榮名但  
儒兄之事自須吾兄在此方爲有興雖會試  
之行伊邇且完此良朋心願然後就道未晚  
也紫宸道小弟亦是此心正是

且遲行色皇都道爲畢同人種玉緣  
且按下蘇陳談論再表其志一時没法將嬌  
綃代嫁心中擔着一把干係次早起身正欲  
再着人去探聽若蘭消息忽見嬌綃乘小轎  
而歸心頭老大吃了一驚忙問何故便歸莫  
非事露了麼嬌綃卽將前後事情細細說了  
一遍道他還說老爺若再嫌王相公貧窮推



托不卽成婚時就要告老爺把嬌綃假扮小姐希圖賴婚之罪哩其志見說驚得吐舌頓足道不想弄出這樣一段話柄來我那時原想秋遊和儒珍相交至厚怎麼也來奪彼之姻誰知別有深心此老物之人品也我却反爲所算但如今據小姐那封書上已自投江而死叫我把甚麼來歸與王家這真是椿費周折的事了嬌綃笑追老爺也不必煩惱老爺果肯把小姐仍嫁王門時包在嬌綃身上有一位小姐便了其志道看你話中有眼莫非小姐不曾死逃在那里麼嬌綃道小姐雖不曾死只是他那烈性斷不肯另嫁他人的現在逃匿塘樓舅老爺家中前日那封書上所言不過要杜絕老爺念頭的意思其志見說省悟道怪道與紅渠同去我昨日原疑其死是假今果不出我之所料但我這番舉動本是一片婆心萬



不得已而爲之。由今看起來，他不但把死來欺誑我，倒還要抱怨我。我又何苦如此錯用心機，徒然自己受不美之名。今既在舅老爺處，當速接他回來，完了那閨中之願，免致陳宅放刁也。嬌綃道：這箇須要同嬌綃去，方接得回來。不然時，小姐如何肯信。其志點頭稱善，便分付老管蔡義，叫同嬌綃去接小姐。不期去了三日，依舊兩個空回。其志忙問小姐在那里。蔡義道：舅老爺說何曾見小姐到來。小的說是同紅渠來的，倒吃把小的罵了一頓。故只得空身來回覆。老爺嬌綃泣道：真乃怪事。舅老爺家中果然不在，不知是何緣故。其志見說，頓足道：他兩個深閨女子，怎識道路，必竟迷失在那里，或逢拐騙，或果投江。此事却怎樣了局。嬌綃道：老爺還該着人尋訪，終須有箇下落。即使投江，難道紅渠也陪小



姐死了不成。其志沒奈何。只得再遣人四下裏追尋。尋了五六日。却那得有一些踪影。又恐陳宅要去告理。心下十分氣苦。着急只得央浼了馮吉星并蘇紫宸。情愿倍償原聘。相求息訟。秋遊聞蔡小姐果然尋訪不見。諒必投江是實。雖忿其志之不義。却憐若蘭之守節。念不能周全其美。反故害他性命。何忍又及其親。只得倒勸父親趁勢歇手。正是

不須歡喜不須愁 須曉由天莫苦求

萬事總然隨分好 何曾衆水見西流  
話說蔡若蘭似這等各處尋訪不着。你道却在何處。原來自那夜同了紅渠。出得自己園門。早聞樵樓四鼓。心忙步急的轉了幾箇灣。曲已近西湖。四顧悄然。寂無人聲。惟見青山隱隱。白水潺潺。殘月半鉤。疎星幾點。若蘭不覺悽然而悲。悚然而懼。回顧紅渠道。茫茫宇



宙之大何不能容一若蘭而致悽涼驚恐若此耶。紅渠笑道非宇宙不能容小姐。乃小姐不能容宇宙耳。不然總在宇宙之內何忽悽涼驚恐於此日之宇宙。若蘭長嘆道理原如此。念我生長閨門。那識關河艱阻。今所爲奔走偷生無過欲守節義之重。乃歷此黯淡窮途。安能無造命不辰之憾乎。說話之間又走了里餘。忽聞鐘聲佛號出自松陰。若蘭走得兩足酸疼。掙了一身的大汗。因向紅渠道實是走不得了。更兼飢渴異常。前面想是什麼寺院。且暫去息足。問有便茶。借口吃了。再行紅渠道。此刻還是五更天氣。那有便茶。只怕山門尚未開哩。兩個再走幾步。只見寺門開着。趁那月光之下。抬頭看匾額上字。金書着淨慈禪寺。若蘭道原來是淨寺。前了此乃宋時古刹。勝蹟極多。不想今夜淒涼中到此。



當下紅渠扶着小姐走進山門來至大殿只見燈火煌煌梵音歷歷正在觀望欲入忽殿內走出幾個長衣大帽的人來大喝道半夜三更在此張頭探腦思量要偷甚東西麼若蘭被這一喝嚇箇倒退已是心驚胆戰那里還說得話出畢竟紅渠胆大向前道休得亂道眼睛也不生這是我家相公偶爾遊玩從此經過意欲借杯茶吃豈是做賊的麼那人冷笑道分明是賊倒說什麼相公若說遊玩須是日裏出來那有黑夜遊玩的又一個道看他小小年紀衣冠濟楚不像是賊待他去罷那人道你還不省得做友人的越要外貌裝飾假作斯文之態方没人疑忌如今拿去見老爺包你招出是賊來說罷竟要伸手來扯若蘭驚羞得若蘭幾何哭將起來紅渠上前大喝道不得無禮拿賊拿贓難道夜裏行



路的就是箇賊不成。兩下正在爭鬧。只見殿內傳問道。老爺叫問是什麼人。可帶進去見老爺。紅渠只得同了小姐。入來見那官長。原來就是錢塘縣蘇誠齋。爲因薦度祖宗。建七晝夜道場。該是次早圓滿。故親臨泰佛。那些長衣大帽。都是隨從夫人小姐來的管家。當下跪稟道。小的們拿得兩箇竊賊在此。請老爺發落。誠齋抬頭一看。見是箇年少書生。體度閑雅。知並非賊。因喝罵衆家人道。一位斯文相公。怎麼不問好歹。亂去衝犯。誠齋便叫看坐。若蘭無奈。只得作揖告坐。誠齋笑問道。台兄府居何處。尊姓大名。有何公務。黃夜來此。致受小人之辱。倒是本縣失照察了。若蘭見問。方知是箇知縣。但覺十分羞澀。漲得滿面通紅。低頭只不做聲。紅渠恐露馬脚。忙接口造一箇謊道。家相公姓蔡名蘭。祖籍原是



杭州今移居富陽因許下天竺香願故來杭  
城借宿飯店起黑早到天竺去不期太早了  
些走到這里已覺勞渴意欲少憩不知老爺  
在此有失迴避但家相公自幼不曾出門今  
見老爺威嚴之下想是羞澁了故不能答應  
還望老爺原恕誠齋道原來如此但此去天  
竺尚遠天又還早若不棄嫌便飯再行何如  
若蘭見要留飯忙起身告辭奈誠齋再三相  
留只得坐下你道誠齋爲何這等一見如故  
殷勤留飯原來亦因點選一事正苦女兒馨  
如乏配難免舉報之例今忽巧遇若蘭年貌  
恰與馨如彷彿深遂相攸之意有招坦腹之  
心故懇懇留住須臾之間素齋陳設誠齋笑  
道菜羹蔬食非所以娛賓茲不過途路之間  
聊伸鄙意幸勿見責若蘭低聲謝道素昧平  
生過蒙老父母大人厚賜何以克當誠齋道



足下才美天授相逢令人心醉採芹泮水不問可知但未識曾諧種玉之緣否若蘭見問一時隨口答道晚生不才幸列宮牆但未授室誠齋見說正中下懷因不勝其喜哈哈大笑道真可謂萍水相逢天假良緣矣本縣有一弱息雖無咏雪之才頗爲文淑未賦標梅之句待字閨中茲遇足下英俊之才願結姻好幸勿推却若蘭見要把女兒招他爲婿心下又着急又好笑忙答道極蒙老父母垂愛安敢有違但念樗櫟之材豈可辱令閨愛作庸人婦耶况晚生尚有父母在家何得自主是陷晚生於不孝之罪矣望加詳察誠齋笑道雖聖人垂訓如此然亦有行權之道足下萬勿過辭反爲不雅若蘭道仰承寵招甥館寧不樂附喬松然婚姻大事從無不告而娶且亦必得央懇媒妁少致柯言因而問名納



采方爲合禮。豈可草草一言。遂諧秦晉耶。誠齋道我非不知婚姻之禮。而甘蹈自獻之羞。實因時下有點選一事。至爲緊急。若足下必得歸告令尊。再要遣媒說合。又再問名納采。往返之間。不下旬日。則小女已爲宮中之人矣。如何而可。今且依本縣主見。從權合卺。再修書遣告令尊。倘有罪足下之處。不妨盡推在本縣身上。何如。若蘭見回覆不脫。苦苦纏住。十分着急。杏臉漲紅。良久不語。紅湊接口道。尙蒙老爺一團美意。家相公本不當固辭。但萍踪偶值。客途之中。實多未便。是以斷難從命。誠齋笑道。在昔月下老人有言。任是吳楚殊方。赤繩子一繫。終須相聚。今富陽去此咫尺。怎算客途。汝宜勸慰你相公。幾句才是。切勿再有推托。本縣回衙。卽打點花燭也。若蘭正欲再理前說。忽見幾箇公差。跑得汗雨



淋瀝的來報道。朝廷有勅旨到來。欽差大人  
已抵北關。請老爺作速前去迎接。誠齋見報  
便立起身分付道。我自到馬頭接詔使。你們  
可備四乘轎子送夫人小姐公子并蔡相公  
回衙說畢。上馬如飛而去。正是

自分已完兒女債。豈知却在異離間。  
只因誠齋此去。若蘭此來。有分叫君命召不  
俟駕而行。花燭夜驚笑。夫爲姊不知後事如  
何。下回分解明白。

評云。天下寧有百計千方。謀奪得他人美  
滿姻緣到手。而破題兒第一夜。顧自走出  
轉關鎖其前配與處。曰將以害之者。王儒  
珍而愚人也。則可。王儒珍而才子也。縱不  
能遽心秋蓬之心。而感激涕零。亦何至疑  
當下情形爲毒計。而跳牕奔命之不遑。作  
者於此爲敗筆矣。不知文章有隔年下種



法前兩回蘇陳相議固嘗謂儒珍執性執性則奪姻而後在在盡屬巧設陷穽將以甘心於我又况秋蓬此舉實亦一時難測哉是真可謂通曉人情體會入微之作又不僅神明於法已也

鐵花仙史

第十六回



夏瑤枝從容應點選

詩曰

五侯佳氣舊名垂，  
妹有關圖豈復之。  
巽二若非施猛力，  
深宮寧免老蛾眉。  
話說蔡若蘭見誠齋策馬而去，心下十分着急，意欲乘隙而逃，怎奈那些管家都是主人



分付下的。緊緊隨着不放鬆一步。候得大殿  
道場圓滿。夫人送聖已畢。卽逼着上轎。來到  
衙中。請入書房。送了些茶水進來。竟將房門  
反鎖了。若蘭此時萬分懊恨。乃埋怨紅渠道  
好好在家守義而死。豈不乾淨。都是汝與嬌  
綃兩箇害我如今遇着這樣孽障。苦苦把人  
纏住。要想做他女婿。他不知我只是箇做假  
的男兒。却如何濟得你女兒急來。又不好道  
出衷腸。這事如何處置。眼見得有一番羞辱  
倒不如趁今未諧花燭。仍尋箇自盡罷。紅渠  
道。這叫做事到頭來不自由。却那里預先知  
道是這樣的小姐。就拚得一死。也覺徒然。依  
紅渠愚見。倒不如將錯就錯。歡然入贅。却暗  
暗尋取機緣。與王相公會合。此爲今日之良  
策。况符老爺家下。雖聞住在塘樓。自從夫人  
歿後。也久不相往來。安知近日行止。倘到了



那里又不湊巧進退兩難。這才棘手哩。若蘭笑道：據汝之言，竟欣然做他女婿時，豈不要同衾共枕的？難道做乾女婿不成？一到被窩中間，便男女立辨矣。那時置身何地，豈非羞死？紅渠道：那箇叫你與他共枕同衾，自然要露出馬脚來了。只消造一箇謊託言有母服在身，理非人子安樂之時，雖是你父親強作鸞凰，祇好同床各被，暫做對有名無實夫妻。須待服滿之日，方盡懽娛，只要瞞過一年半載。那時却再理會。若蘭此時亦叫無奈，只得點首道：事到其間，除非如此，正是。

情知不是伴。

事急且相隨。

且說誠齋接得勅旨到衙開讀，却是欽取之命。又限兩月到京，卽要離任的了。因想馨如之事最爲緊要，但雖係草草，終須要一月老方爲得體。况蔡生還在推託之時，必得箇有



日才的方能調妥這事奈一時竟乏其人何  
正在尋思只見轉斗上傳進一封書柬來誠  
齋啟函看時却是畢純來爲因佃戶抗租要  
懇誠齋與他拘追嚴比以充漕糧之需云云  
誠齋見書歡喜道此人善於談吐且又蔡生  
同鄉何不卽央他爲媒豈非絕妙因卽着人  
去立刻接了來衙相見坐定畢純來鞠躬而  
言道久違老父母大人憲範未遑晉謁每懷

悚仄適因頑佃無禮故竊有所拜懇欲乞老  
父母大人一爲追比但今忽蒙見召不識有  
何台諭誠齋道所托之事自當領教茲有懇  
者重無他故本縣因覓得一快婿欲煩兄執  
柯耳畢純來道旣蒙老父母大人見委自當  
往致冰言但未知爲誰家英俊伏乞指引誠  
齋笑道說來諒兄也知却是吾兄同鄉姓蔡  
名蘭係富春縣學生員畢純來見說想了一



想道治生雖移居武林有年而富邑之紳衿無不交遊熟識至於將來令坦蔡兄者却未識荆或者祖籍他鄉而新近喬遷敝地耶誠齋道果如兄言向籍杭城近居貴處今因天竺進香與本縣邂逅於湖南淨寺不瞞兄說實患時下點選之事家有弱息尙未受聘故一見而私心甚喜因勉強延至衙中而蔡生猶以不告而娶爲辭尙未卽允故煩吾兄一

爲贊成耳畢純來笑道老父母藻鑑精明定是雀屏中約但治生掌判無能請始以一言作析薪之効今蔡兄旣館在衙望卽令一見誠齋便分付小童到書房請蔡相公出來小童去不多時引若蘭出廳相見畢純來舉目一看見若蘭生得朱唇皓齒秀麗非常心下嘖嘖稱羨道不知那蘇小姐何等造化遇此尤物真如美女一般却如何有這樣嬌媚的



男兒實是可愛莫怪老蘇素昧平生就要招  
贅起來因笑道蔡兄英年才美疑是神仙中  
人物蘇小姐容德兼優復不減謝家道韞真  
乃女貌郎才堪稱嘉耦老父母相攸有眼而  
治生愧叨掌判亦覺榮幸矣若蘭道下邑窮  
儒偶因萍水之緣過蒙蘇老父母寵招甥館  
不勝願厚又辱承畢老元生不棄俯賜執柯  
益增感愧但晚生客途倉猝莫具奠雁之儀  
故羞賦好逑之句耳畢純來見說知若蘭之  
心已允因笑道巧遇天緣百年已兆何必拘  
拘於玉帛之爲禮哉但未知蘇老父母曾擇  
定佳期否也誠齋道茲因點選之時又值欽  
召之迫亦不暇細擇况今日卽天德太陰吉  
日便可成婚何必更有所擇耶畢純來道占  
鳳卽在今宵乃是絕妙的了蔡兄不必謙辭  
坐待洞房花燭可耳當下誠齋浼畢純來陪



鏡花仙史  
着若蘭在書房午膳，自己起身入內料理花燭之事。等到天晚，請出兩位新人，在廳結親已畢，送入洞房，正是

華堂燈燭繡戶鼓吹，紅絲屏下齊看兩  
好奇緣玉鏡臺前堪笑雙雌佳耦，綠牕  
得意雖喜他容顏如畫，腰間無物難叫  
我坦腹東床。

且說紫宸抵暮醉歸，見所贅妹夫甚是丰雅，亦覺私心喜悅。到得次日，誠齋因欽名之旨甚急，卽欲收拾離任。紫宸道：小侄在杭却還有些朋友之事未完，尚有數日淹留，奈何誠齋道：愚叔因君命甚迫，此去雖順道至家，亦不過耽擱五六日，卽欲起身入都，念汝會試之行在邇，不可樂爲無益之遊，而致廢功名大事，亦宜作速返棹。家中事務，我有許多不及照察，也還要你帮理一番。然後我好動身。



到京而無內顧之憂也。紫宸唯唯聽命。誠齋又因兒子蘇日尚還年幼不便遠出。想覓一名師在家朝夕訓誨。也向紫宸囑托了。再過一日。上司衙門早來催促起身。少不得委員下來署理。誠齋便將印信等件交點明白了。不日離任到家。不表再說。若蘭與馨如小姐雖強成鸞鳳。依着紅渠之言。倒也隱藏過了。心中想道。可惜我蔡若蘭是箇女中丈夫。不然時才貌相當。倒是一對美滿夫妻。今雖不能爲雨爲雲。未免也要假作偎紅倚綠之態。掩飾掩飾哩。誰知這馨如小姐芳心靈敏。雖相處未久。早被窺破幾分。因在新婚不便盤駁。一日若蘭見案頭紅葉霞牋。偶發閑興。便題詩一首。纔擱得筆。只見馨如走入。急欲藏過。已被他看見。道。相公佳作。何妨賜覽。使妾亦知大方家數。而欲藏之耶。若蘭只得將詩



金瓶梅  
遞與馨如道。潦草俚句，恐污香奩之目。故思欲藏羞耳。馨如接來一看，只見上寫着宮娥題葉的詩題，再看其詩云。

一葉寄相思。

淚滴芙蓉濕。

水流宮樹陰。

禁外空秋色。

馨如看畢，微笑道：相公佳作，雖妙。於今日宴爾之時，覺太淒涼了些。或相公別有所思，則妾又不能逆探矣。若蘭笑道：此實照題戲咏，何有言外之旨。小姐可謂多心矣。馨如道：既如此，待妾亦吟一首呈教。但隨興所之，倒不謹步原韻了。一頭說，一頭拈筆，迅掃成七言絕句一章道。

自憐年幼那知情。

紫禁無聊對月明。

記得御溝題葉句。

殷勤原是寄良心。

若蘭看畢，不覺擊節嘆賞道：我蔡若蘭深處閨中，焉能見此詩文勁敵。馨如接口問道：相



公男子。何云閨中。若蘭自知失言不覺杏臉微紅。支吾道。那箇說閨中來。我說的是家中。想是你聽錯了。馨如笑了笑道。相公說是家中。就是家中了。亦何必爭得。但既家中。却不要說深處耳。若蘭深悔一時失口。亦不更辨。哩哩的走了出房。馨如見此光景。心下十分明白。到得晚間。留心察訪。自却假寐。等待苦。蘭睡熟了。卽悄然而起。攜燈近床。輕輕的伸

手。胸前一探。再向脚後揭被。一看驚訝道。我原曉他不是男子。但不知何故如此喬妝。那隨來的紅渠。難道倒是箇真男子不成。看他行藏舉止。却又不像箇奸盜之流。如今且嚇他一嚇。看他待怎生的。因掀被大呼道。何物狂婦。喬粧假扮了來。愚弄我們。若蘭從夢中驚醒。見已被他識破。便跳下床來。笑道。小姐不必發怒。聲張此事。並非我喬粧了來。愚弄



金瓶梅  
小姐乃令尊自來愚弄喬粧耳。譬如見說亂  
嚷道：你來悞了我終身之事，怎麼顛倒說我  
們愚弄了你，益發可笑之極了。若蘭笑道：若  
說起小姐終身，還該酬謝我，才是知恩報恩  
的道理。怎麼反責罰起我來。譬如大笑道：反  
覆陰陽，顛倒男女。若非遇誘而私奔，定因負  
罪而出走，能保得我不送你官司訊究。已是  
莫大之幸，倒還思量酬謝，真乃奇談了。你如

今且將自己始末根由，明白告訴與我。因甚  
喬粧逃走。倘若半言隱漏，決不輕縱。若蘭道  
不瞞小姐說，因是良人流落，自欲跟尋。又恐  
道途不便，故爾改妝出走。不期遇令尊於淨  
寺，不知就裏，認作真是男子，遂強逼高髻之  
人，令作畫眉之客。此時若非小妹一允，則小  
姐已將爲宮中之人矣。即使不爲宮中之人，  
當此婚嫁如麻之際，而令尊復汲汲於得婿



爲快。豈暇擇配以小姐之才貌。倘悞落於庸人之手。則終身莫可如何矣。今幸小妹假居坦腹之床。暫權夫壻之號。而一則免夫黠選之患。再則可以徐圖佳耦。是非有造於小姐乎。乃小姐反欲送官訊究。恐令尊真力有極張之知法犯法。亦不免匿報抗旨之罪耳。馨如聞言。笑道。婚姻之事。皆由天定。豈人力所能維持。然前言實亦相戲。幸勿見怪。但未知尊居果係何處。

今欲改粧何往。乞賜實言。當遣人送歸尊府。何如。若蘭自忖道。若說出真情。却有許多不便。不如且扯他一謊。依棲在此。俟訪得陳宅事妥。王生僥倖。再作歸計。未遲。因答道。家父姓王名節。乃富邑之裕民。將小妹自幼許嫁本地秀士蔡生。係是寒儒。家徒四壁。於三年前遊學京畿。至今不歸。家父疑其已死。遂便寒盟。將妹另許他氏。妹念爲婦之道。從一而



終豈可以貧富爲念。易此不二之心。故只得暫別椿庭而私走。方將假扮以尋盟。不料令尊一見強致諸甥館。今旣被小姐窺破行藏。反望見留爲幸。若欲送歸。誠恐家父不悔初心耳。馨如聽畢。道姊姊貞心勁節。直駕古媛。使妹不勝佩服。今旣不棄。欲留當結爲閨中良友。但不識紅渠何人也。若蘭道此乃妹之侍妾。亦係改粧。因喚紅渠入房驗。亦女子。馨如撫掌大笑道。妹固知姊非男子。今果不出所料也。若蘭亦笑。次早起來。若蘭紅渠俱復了女粧。若蘭又同馨如來見丈人丈母。誠齋忙立起身見禮。問馨如道。此位小姐係何宅閨秀。這般至早到來。馨如掩口而笑道。是令坦蔡若蘭小姐。誠齋道。我兒又來隨口遊戲了。若蘭乃是男子。豈巾幗者耶。若蘭向前跪告道。賤妾果係若蘭。有犯苙惹混珠之罪。望



大人原有誠齋見說忙扶起仔細一認果是  
若蘭不勝驚訝道賢壻爲何如此打扮難道  
果是女子這也奇絕了但不知何故却喬妝  
爲男而昏夜棲皇道路殊令人不解馨如卽  
將昨夜之事細述了一番誠齋道原來如此  
有古列女風可敬可羨旣蔡兄游學在都此  
番正好同我進去訪求亦是天憐貞節有此  
奇逢若蘭道蒙二位大人青眼相看真乃捐  
軀莫報願拜爲父母不識大人肯容納否誠  
齋道如此甚好但老夫婦豈敢當此若蘭納  
頭便拜誠齋夫妻大喜分付治酒管待正是  
女子乘龍事已奇又驚快壻作蛾眉  
一番異事重番見路入盤陀轉轉迷  
自此之後竟以父女姊妹相稱又過了兩日  
誠齋正欲起身不期馨如忽害起病來誠齋  
忙延醫調治了數日方得少瘥因欽限急迫



只得帶了若蘭并紅渠等先自擇日上京不提再說夏元虛自從在其志園中受了那場羞辱回家又被瑤枝曉得取笑了幾句心下又羞又惱足足在家納悶了一月後來聞得點選宮人之事因恨瑤枝每每相侮心中想道何不趁此機會便斷送了他一來遠去京都管我不着省得在家時凡事俱為掣肘二來像他才貌點選入宮倘聖上一時寵幸起來我夏元虛倒不失為楊國忠豈非一舉而兩得算計定了竟悄然來至縣中當堂舉報知縣問了姓名籍貫卽差皂快四人領了一乘小轎同着元虛到家抬入元虛一路與皂快說道我家這箇妹子甚是尖酸須要騙得他出來才好下手不然被他走了却與我無干皂快道大相公分付小的們自能理會因向元虛附耳低言道只消如此如此怕他出



走列那里去。元虛點頭叫好。且說瑤枝晨粧方畢，忽見小鬟走來說道：「仁和縣裏差人在外，說是皇上追念先老爺忠廉，并小姐純孝，特賜恩典到縣，要小姐同大相公親去縣中拜領。」瑤枝見說，笑道：「既蒙聖上恩典，必有賚旨之人，何不竟至我家，却先到縣中？恐是訛傳。」只見元虛走入道：「此係朝廷優旨，賢妹何不速行，致招慢君之罪。」瑤枝道：「既然如此，理

該哥哥前去，何須妹子出面？」元虛道：「因朝廷聞你千里扶柩，三年廬墓的孝行，故特旌獎。怎麼我去代得？如今縣中差人現在外面，妹子出去便知明白。」瑤枝不知是計，只得走出前廳，却見四名皂快上前問道：「這位就是夏小姐麼？」快請上轎。到縣接旨，早見外面抬進一乘小轎。瑤枝心下恍然道：「是我中惡兄之毒矣。」因向皂快道：「列位請不必催迫，此非



旌獎的恩典，乃是點選的恩典了。皂快一齊吐舌道：「天下有這等聰明女子，可謂女中丈夫。」因說道：「小姐高明，既已識破，是不必小的們說了。惟求小姐作速上轎，瑤枝道：「從此長辭鄉井，遠入皇宮，也須拜別祖宗，并合家大小，豈便匆匆就道？」老僕夏忠憤然道：「外邊點選繡女，只點選得庶民家女子，我們鄉紳人家小姐，却如何有得到你點選？你這縣裏皂

快有多大，敢到我們紳宦人家來狐假虎威，是這等放肆。」皂快笑道：「大叔竟請息怒，這是皇帝的旨意，本官的差遣，和你家大相公的舉報，與我們有甚相干？你有本事去回得官，覆得旨，我們難道定要做這冤家？」夏忠嚷道：「係定心思想就來索。」我家這箇大相公，是虎狼為心的，所以如此。難道你家老爺也是虎狼為心的，全沒些兔死狐悲之念，況先老爺在日，不但無罪於朝



廷并還有功於社稷就到皇帝面前也是講  
夏忠可憐有才有胆義氣  
得過的當下却倒是瑤枝道此實朝廷之旨  
雖是大相公不仁皆因我命運不齊所以遭  
逢如此今日事到其間說也無益你若念先  
老爺之恩只要心心念念保護大相公莫使  
他入於下流就是你的忠心了夏忠泣道大  
相公這等薄情小姐倒還念他麼小人想老  
爺在日把小姐珠玉般珍惜今一旦遠去京  
都雖在皇宮之內有何好處小姐却便輕身  
願往瑤枝笑道總在乾坤內何須嘆別離事  
已如此不必多言因分付點起香燭先拜辭  
了祖先再欲尋元虛分別時已不知避往何  
方因悵然上轎而去家中大小俱各洒淚咨  
嗟了一回瑤枝來到縣中知縣將花名編入  
了冊交與內監過不一日各縣應選之女俱  
已足數即便起程此時浙江所點之女約有



六七百名開出大船六七十號這日也有父母相送的。也有兄弟相送的。也有親戚相送的一路難捨難分啼啼哭哭好不酸楚。正是君恩浩蕩亘長天。盡願承恩到日邊。獨念臨岐成永訣。那教愁思不纏綿。不知夏瑤枝此去京都怎樣一箇收成結束。且看下回分解。

評云作假婿似易也。而苦蘭覺殊苦難應。黜選良難也。而瑤枝若甚輕易。一何其懦。一何其勇。蓋作者用意原欲一作淑慎佳人。一作俠烈好女。然出俗筆。必竟寫得判然兩樣。若冰炭不相入矣。此則於苦蘭之對馨如。亦自有俠烈氣。瑤枝之囑夏忠。總只是淑慎語。考其所由異。究其所以同。才子胸中。煞是義理充溢。







